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優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用純黑羊毛作敷具學處第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用純黑羊毛自作敷具或復使人由其難得復是貴價時諸苾芻爲營造故多諸事業妨廢正修讀誦作意數數從他婆羅門居士等乞黑羊毛時諸少欲苾芻共生嫌賤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前乃至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純黑者有四種黑一性黑色二性青色三泥色四牻牛色羊毛者非餘毛也新者有二種新謂新作新得此中意取新作作者謂自作使人作敷具者有二種謂貯孽及秆成此中意取秆成得捨墮罪者捨悔等法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捺理羊毛時若於一片若於小團若於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彈而作敷具作時惡

作罪竟時得捨墮若得先已成者或舊用物
或是舊物更新捺理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過分數作敷具學處第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制諸苾
芻不得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時諸苾芻用
四分黑毛隨著少許餘色雜毛作新敷具少
欲苾芻便共譏嫌徃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
集苾芻衆問答訶責廣如前說我今爲諸弟子
於毗柰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

作新羊毛敷具應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
四分麤若苾芻不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
四分麤作新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
義如上新有二種敷具有二種乃至此中意
取杆成並如上說言純黑者有四種黑已如
上說言白者謂脢傍脊上及頸邊毛麤者謂
後一頭足腹毛言二分等者出其數量且如欲作
十斤毛褥五斤純黑二斤半白二斤半麤自
餘增減准此應知黑中分兩故成四分若異
此者於後二中或減半兩或用純黑作時得

惡作成便得捨墮若不爲己或得先成或黑者易得餘者難求兩數增減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作減六年敷具學處第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敷具共相謂曰大德此褥太長即便棄却更作餘者此褥太短此太小此太寬此總破碎不堪撩理並棄故造新彼由作褥事務繁重生過同前諸少欲者共生嫌賤具以上事而白世尊世尊集衆問答訶責廣說如前

乃至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樂應六年持若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泥薩祇波逸底迦此是世尊初爲制其學處佛在曠野林住處是時嚴風勁急苾芻患寒知事諸人所有卧具皆六年持由制戒故不敢造新由忍寒故所有營作悉皆停息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知事苾芻營作停息阿難陀白佛言由佛爲諸苾芻制其學處不滿六年不得更作新敷具時營作苾芻敷具久冷不堪寒苦爲此營功並皆停

息佛告阿難凡諸知事營作苾芻畜其敷具雖未滿六年不免寒者彼苾芻應從僧伽乞六年内更作敷具應如是乞如常集僧已其知事苾芻往至衆中禮僧足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六年中不應更作敷具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内欲從僧伽乞作新敷具願大德僧伽與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内更作新敷具是能愍者願慈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若其僧伽體知彼人是可信者即與其法或令持舊敷具來至僧中若太長者即應截却若太短者以毛添之太寬太狹准事擦理若有破處應將毛補若皆破碎不堪修補者僧伽應與其法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廣如百一
羯磨中說若知事苾芻僧伽與法於六年内隨意當作勿致疑惑爾時世尊讚歎持戒恭敬戒者隨順說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樂應六年持若

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除得衆法泥薩祇
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新者有二種廣說如前乃至此
取杆成雖情不樂應六年持者要須滿六年
持若年不滿或捨不捨更作新者得捨墮罪

後

捨悔等法事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

苾芻於此年中作新敷具即於此歲更復造
餘造第二時得惡作罪成犯捨墮初造者無
犯雖同年於第二歲更作餘禱如是三四
乃至五年更造新者得罪同前其最初禱無

犯若苾芻先有敷具即於此年更造餘者當
年若了得捨墮罪若當年不了乃至五年方
始了者得捨墮罪若苾芻於此年中造新敷
具未了更復造餘若俱了時云我持前捨棄
於後或可持後捨棄於前後犯捨墮先造者
無犯若初作未了於第二年乃至三四年
若俱了時云我持前我當捨後廣如上說若
苾芻已造一禱即於此年更造一禱未了便
休於第二年復更造一亦未了休第三第四
第五年亦如是其未了者得五惡作罪初作

者無犯若苾芻已造一褲即於其年更不造
褲乃至第五年亦不作褲然至六年方更造
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
惱所纏

作新敷具不爲壞色學處第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優五
得無上智已於其四方有大名稱皆聞中國
有佛出世時北方商人聞佛出世若有人能生
興供養者得大果報得大利益名稱遠聞資
財巨富聞斯事已作如是念我今宜應持諸

貨物往室羅伐城一得求利潤二得禮觀世
尊作是念已便與五百商人將北方貨物往
趣中國時諸商人至室羅伐安貨物已即便
徃詣給孤獨長者所作如是言長者當知我
等今欲禮觀世尊長者答曰善哉善哉能生
妙意如來應正徧知是應禮敬實難會遇時
乃一現如烏曇跋羅華作是語已長者即便
將彼五百商人徃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
坐爾時世尊即爲長者及五百商人宣說法
要示教利喜令信樂已默然而住時諸商人

聞法歡喜禮佛而退即便往詣耆宿苾芻而
申禮敬復欲徧觀房舍及大眾苾芻時給孤
獨長者將諸商人周徧觀看時彼商人見諸
苾芻於牀褥上尼師但那中間穿破問長者
曰何意諸大耆宿苾芻尼師但那中間穿破
長者報曰諸尊宿苾芻夜多端坐乃至天明
由此因緣並多穿壞時諸商客極生敬重便
將五百妙氈奉施衆僧時諸苾芻既得氈已
作新尼師但那所有故者近一舊房安在露
地總爲一聚爾時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家

設供時諸苾芻時至皆去唯佛世尊獨留在
寺今人取食然佛世尊有五因緣不赴請處
云何爲五一爲宴默而居二爲諸天說法三
爲觀察病者四爲看諸卧具五爲苾芻制其
學處此中世尊意欲看其卧具并欲爲諸苾
芻制其學處不赴請家爾時世尊苾芻出後
後一未久之頃便持戶鑰隨處經行周徧觀察詣
一舊房見諸苾芻以故尼師但那聚之一處
糞掃和雜狼籍在地世尊見已作如是念諸
有施主深心信敬如己血肉割以相供修諸

福業然諸苾芻捨故敷具非量受用無愛護心隨處棄擲爾時世尊取故敷具翻轉抖擻安在架上便於房外洗手濯足房中端坐時取食苾芻持食來至徃世尊所世尊法爾共取食苾芻歡喜言問諸苾芻衆飲食好不得飽滿不取食苾芻白言世尊大衆皆得飲食飽滿世尊食已洗手濯足還入房中寂然而住世尊晡時從定起已徃大眾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汝等去後未久之頃我持戶鑰隨處經行周徧觀察詣一舊房見諸苾芻故

尼師但那聚之一處糞掃和雜狼籍在地我時見已作如是念諸有施主深心淨信如已血肉割以相供修諸福業然汝苾芻於故敷具非量受用無愛護心隨處棄擲此非善事汝諸苾芻若於他信心施物稱量愛護順時優一知足而受用者斯曰善哉爾時世尊讚歎愛護順時知足受用信施已告諸苾芻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尼師但那應取故者堅處縱廣佛一張手帖新者上爲壞色故若苾芻作

新尼師但那不以故者帖新者上爲壞色故
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新有二種一謂新作二爲新得
此中意取新作尼師但那者謂是敷具作者
謂自作或使他言故尼師但那一邊者謂於

舊尼師但那割取一邊堅好之處佛一張手
者謂大師也其一張手當中人一肘半帖新
者上者謂刺在新者上爲壞色故者爲欲令
其得堅牢故若不帖者得泥薩祇波逸底迦
其捨悔法式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以故尼師但那如佛一張手帖著之
時若減一指半指者亦得泥薩祇波逸底迦
無犯者若以故者偏覆新者或總破碎不堪
補帖新尼師但那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自擔負羊毛學處第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
芻共相議曰難陀鄔波難陀彼諸黑鉢者以
獮猴脂用塗其足凡欲去時得將行利養遠
行初至復得供給多人愛敬衆所識知然而

我等喻若井蛙曾不遊行欲何所獲我等亦可四出遊行餘伴問曰當何所之鄖波難陀曰我今暫出求覓商旅復作是念我等衆徒若俱去者我之所以有門徒眷屬施食之家悉被諸餘黑鉢侵奪宜留一人餘隨意去復共篲一籌議誰當住此大德鄖陀夷令其看守所得之利迴還共分鄖陀夷答曰我住於此自餘五人出求商旅見有多人向泥波羅國苾芻問曰仁等何之答言我等欲向泥波羅國苾芻曰我等亦欲隨行商客曰聖者泥波羅國

地多硗確如駱駝脊仁等未必樂住於彼苾芻曰我且共去試觀彼土聖者若如是者可共隨行即與商人隨路而去時彼苾芻既至彼國皆無愛樂便於他日往至廓中問諸商客君等何時欲歸本國商人曰豈復聖者情不樂耶苾芻曰我初來到即於是日情無歡愛報言聖者我等貨物尚未交易不及言歸我有親知欲還中國當爲屬彼可共同行苾芻答言斯誠善事然泥波羅國有兩種賤貨謂羊毛雄黃時諸商客多買羊毛車載而去

諸苾芻衆亦與同行然六衆苾芻性畏塵坌
或在前去或在後行時六衆苾芻徐行在後
於商旅內有一毛車忽然軸折時諸商人共
相議曰我等今時若撩理軸者其聲遠聞必
有賊至先當殺我後將財物我等宜應持其
優
精貨棄載而行作是議時六衆便至問言仁
九
等何意懷憂不進而住報言聖者我車軸折
具以前事而並告知六衆問曰豈可棄羊毛
耶報言棄去六衆報曰若其君等見容許者
我爲作帽或作鞞氈或作立播我當隨力盡

持少多商人報曰隨意皆取於我無用時難
陀毘波難陀共相議曰今者豐饒糞掃之物
時彼五人所有衣鉢今一人負其餘四人接
草爲索束爲四擔隨路持行時諸商人見而
報曰聖者我欲雇人來取其毛今時聖者並
悉將至我欲酬價還取其毛苾芻報曰汝無
識物我等豈是客作人耶汝若如是我當棄
却商人報曰我等戲言幸無見責可持而去
時商旅內有外道同行調六衆曰此之重擔
何處當解得幾利潤六衆聞已忿而報曰破

汝腹內蹋汝頭上我擔方解兼收其利彼便
緘口默而無對六衆議曰我等若在商侶中
行多招譏調我等應可在前而去至一聚落
處多賊盜彼之村隅令人遠望遙見六衆擔
來普相告曰仁等當知有象軍至諸人見已
咸皆驚怖棄其家宅走入林中留諸強壯防
守村邑共相告曰彼非象軍是駱駝也又曰
彼非駱駝應是牛駄又云彼非牛駄是人擔
物既近村已知是苾芻告言聖者奇特大擔
有異常人能使村坊並皆走散六衆報曰汝

無識者見有擔來怖云是賊賊若知者當來
劫掠汝鎮驚走所有家業並悉持將彼聞默
爾干時六衆見是事已便相謂曰難陀鄃波
難陀我等若隨路行多招譏調可於荒野望
直而行即便無道而去時稅關人隨處看守
既見擔至而告之曰君等商人屢爲偷稅不
優一
輸稅直竊路而行六衆報曰無智者汝將我
是偷稅商人問云仁等是何答云我是六衆
苾芻彼即報云聖者隨去復相議曰我等若
至逝多門者諸黑鉢類共調弄我宜取小門

持擔而入既入小門有摩訶羅見而問曰汝客擔人何因破籬而入寺內報言老叟汝將

我是客擔人耶問言仁等是何答云我是苾芻問云聖者是六衆耶報言我是即云善來善來大德時彼既入以諸毛擔總置寺中悉

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集苾芻衆廣說如前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行路中得羊毛欲須應取若無人持得自持至三踰繕那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積如山見者稱異問言具壽仁等能持如斯重擔豈不畏彼世俗譏嫌即便報曰我口豈唯敢食有調弄者三倍弄之時少欲苾芻共生譏議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持是重擔所應恥事更以爲能而起高慢時諸苾芻以此因

苾芻者謂是六衆若更有如是流類行路者謂在道中得羊毛者謂是他物欲須者謂有所作應取者謂隨意持取至三踰繕那者指其里數謂無別人過此持去者犯捨墮捨墮之法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謂七極

微成一微塵此七成金塵此七成水塵此七成兔毛塵此七成羊毛塵此七成牛毛塵此七成隙遊塵此七成蟻此七成蝨此七成蟻

麥此七成一指二十四指成一肘三肘半成一人四肘成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

盧舍爲一踰繕那若有七村一一村間有一拘盧舍持毛去時行至半路皆得惡作罪若至村時皆得捨墮罪若從村處往曠野時半拘盧舍得惡作罪滿滿拘盧舍得捨墮罪若在曠野處齊三踰繕那無犯過此犯捨墮

若爲作帽及作布羅或立播等密而持去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使非親尼治羊毛學處第十七

佛在空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共相告曰我今宜可分所持毛難陀問曰可爲幾分其大德難陀夷留住於此亦與分不時鄒陀夷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我之徒侶多獲利養作何方便與彼分耶問言仁等何所籌量其所得者各還自入仁得仁分我得

我分鄖波難陀聞斯語已作如是念世尊法
主今住於此諸來利養必是多得爲此鄖陀
夷作如是語我等昔來常是六衆豈可今日
爲五衆耶應爲六分平等與之難陀曰誰作
分者闡陀報曰大德鄖陀夷久息於此宜可
四
令彼爲我分張衆皆稱善時鄖陀夷總爲六
分便將己物安自房中阿說迦曰大德鄖陀
夷此所得物將來共分鄖陀夷曰具壽從汝
等去來二十具齒亦不曾得若不信者大衆
現在及同梵行者何不間之補捺伐素曰豈

知鄖陀夷欺弄我等鄖陀夷曰若得多物不
共分者斯爲欺弄我少貝齒尚不曾得何成
欺弄時彼五人聞已皆默時鄖陀夷作是念
今多得羊毛遣誰擦理若與作家彼是難信
無戒行故或容俱失若與十二衆尼彼亦難
信爲人細算將充比來餅果之直其達摩陀
那苾芻尼善持經藏所有眷屬亦復持經讀
誦勤心修諸善品我與毛者經歷多時不能
事訖其瘦喬答彌善持律藏所有門徒亦皆
持律思量持犯商榷重輕我若付毛亦不能

得其大世主靜慮爲心所有門人皆修寂定
稍有容暇得請治毛作是念已時大世主來
禮世尊鄖陀夷見而問曰喬答彌如世尊說
具禁戒者隨心所念事皆得成由淨戒力獲
果如是斯由善說何以得知我適生念善哉

卷一十三

大世主喬答彌若來大好今者得來深遂我
願問曰大德欲何所爲答曰我有少許羊毛
事須撩理能爲作不彼便答曰聖者我本故
來禮世尊足若見佛已當今二尼就房相見
所撩理物付與將來時鄖陀夷所有羊毛繫

爲兩束安房門後時喬答彌禮世尊已欲還
尼寺便遣二尼就房取物白言大德聖者喬
答彌遣取羊毛報云於門扇後有兩束毛可
持將去彼即入門欲持毛去以手牽挽尚不
能動彼二尼報言聖者毛中豈有磨石耶鄖
陀夷曰汝等少年豈可脊折時鄖陀夷以手
小指擎一束著一頭上復以一束著一腰間
時彼二尼頭痛腰疼辛苦至寺既至寺已棄
之于地委卧在牀餘苾芻尼見而問曰汝等
二人豈脊折耶將少羊毛現大疲苦報諸尼

曰若壯於我試擎起看彼便欲舉竟不能動
諸尼報曰此毛束內有磨石耶二尼息定便
開毛束遂成大聚諸尼見已揚聲大笑時大
世主聞其笑聲問曰汝諸具壽豈顛倒耶頭
髮剃却腋下毛生至於今時不能寂靜何事
誼笑諸尼報曰聖者大德鯻陀夷云少許羊
毛尚致如是若言多者其欲如何大世主曰
諸妹彼行惡行於佛教中常作毀壞如好河
岸崩令墮落然佛所說有二善人一謂不許
其事二謂許已今與此既許言事須周畢汝

等若能共撩理者隨取多少事了送還其毛
既多卒難事畢時鯻陀夷作是念其大世主
常樂寂靜勿使諸尼將充餅價思歎而住時
有二尼撩理毛訖送與鯻陀夷報云聖者我
送毛來欲著何處鯻陀夷曰汝等尚有餘心
擬還我物便報尼曰大妹可著房中彼置房
優
內捨之而去餘毛治訖亦皆送至其大世主
十四
爲撩理毛手皆赤色如染紺師便詣佛所禮
佛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見其手赤問言
喬答彌何因手赤如客染師白佛言大德如

佛所言應作不作翻作餘事今我爲之佛言
大世主所作何事時喬答彌具以其事而白
世尊佛告阿難陀曰諸苾芻使非親尼治羊
毛耶阿難陀曰大德諸苾芻今彼擦理爾時
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鄖陀夷曰汝實
令非親尼擦理羊毛耶白言實爾爾時世尊
種種呵責鄖陀夷已廣說如上乃至我今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使非親尼治羊毛者泥
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者謂鄖陀夷使非親尼者親非親義
如上說羊毛者非餘毛也浣者乃至一入水
染者乃至一入染汁摩者乃至一片泥薩祇
波逸底迦者廣如上說此中犯相者苾芻於
非親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令浣羊毛或染
或摩並犯捨墮墮或浣染不摩或浣摩不染或
染不浣摩亦犯捨墮若於親尼作非親想或
復生疑令作三事擦理羊毛並得惡作餘如
上說若親親想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
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捉金銀等學處第十八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時有聚落主居士名曰寶髻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曾於近日在大衆中王及諸臣並皆集會有作是問仁等頗知沙門釋子得受捉金銀不有人說言必芻得捉復有說言必芻不合此二所說誰爲稱理誰不稱理誰是法言誰非法言誰是謗佛誰爲不謗誰是勝人所恥誰非勝人所恥世尊答曰居士若彼說言沙門釋子得受捉金銀者斯不稱理斯非法

言斯爲謗我是勝人所恥異斯名善何以故居士然實必芻不得受捉金銀之物若有苾芻不受捉金銀者是沙門法是釋迦子是純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說若受捉者斯非沙門非釋迦子非純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說

居士言大德我意如是若苾芻不受捉金銀之物斯真沙門善釋迦子若受捉者非真沙門非釋迦子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居士如汝意解是善分別時寶髻居士聞佛說已歡喜信受禮佛而退爾時阿難陀住佛背後爲佛

扇涼居士纔去命阿難陀曰汝今宜去近此所有諸苾芻衆悉皆令集常食堂中時阿難陀奉佛教已悉皆喚集還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奉佛教近此苾芻悉皆喚集在食堂中惟佛知時爾時世尊詣

倚一
食堂中在大衆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有聚落主名曰寶髻來至我所禮我足下在一面坐作如是白廣說如上乃至辭我而退汝諸苾芻彼聚落主於王衆中作師子吼決定而說沙門釋子不合受捉金銀錢等我亦說言沙門釋子不應受捉金銀錢等是故言
十六
芻若爲修營房舍等事應求草木車乘人公然不應求金銀錢等我不說言得有方便令諸苾芻畜捉金等此是緣起尚未制戒佛在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自手捉金銀錢或教他捉造作房舍或置牀座上時外道見生嫌賤言此沙門釋子自手執捉金銀錢等或教他捉廣說如上諸餘俗人亦皆如是斯與我等有何別處云何令他婆羅門居士等深生敬信持諸飲食惠此禿人時諸苾芻

聞是說已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廣說如前問六衆曰汝實自捉或教人捉金銀錢等耶答言實爾世尊如上種種訶責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自手捉金銀錢等若教他捉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六衆類自手者謂以手捉金銀者謂金銀及貝齒錢者金等錢教人亦爾皆犯捨墮捨悔之法廣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教他取時其事不同有十八種咸成其犯謂告彼云

汝取此物 汝於此取 汝取此爾許
汝將此物 汝於此將 汝將此爾許
汝置此物 汝於此置 汝置此爾許
汝取彼物 汝於彼取 汝取彼爾許
汝將彼物 汝於彼將 汝將彼爾許
汝置彼物 汝於彼置 汝置彼爾許
汝取此物者謂金銀等於可見處教他取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此取者謂於諸袋及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

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此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汝於此將者謂於袋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前言汝置此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言汝於此置者謂於箱器等中而安置之得罪同前置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可見之處教他作也言汝取彼物者謂金銀等於不見處教他取物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彼

取者謂於諸袋及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彼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彼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汝於彼將者謂等物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於彼將者謂於袋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彼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前言汝置彼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言汝於彼置者謂於箱器等中得罪同前汝置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不可見處教他作也若苾

芻自捉金銀錢貝齒者犯捨墮若苾芻捉成未成金銀者犯捨墮苾芻捉文相成就金銀錢貝齒者犯捨墮苾芻觸末尼寶薛瑠璃寶犯捨墮苾芻捉方國共所用錢犯捨墮若捉非方國所用錢得惡作罪若捉赤銅鉢石銅鐵鉛錫者無犯如是世尊爲諸聲聞制學處已佛在逝多林于時占波國有一長者在此城住深信純善以上妙物而行惠施時彼長者爲佛及僧造立住處門戶窗牖欄楯交飾殊妙莊嚴令人樂見爲生天路多諸僧衆在

此安居既安居了隨事意說白長者曰我等今欲向室羅伐城禮大師足及諸耆宿尊老苾芻現關衣服時當見施長者報言聖者此處之人無上妙衣鉢今聞商旅將欲到來待來至時買以相惠苾芻言長者若無好物與麤惡者長者答曰聖者我之立性常施好物云何於今以惡物與若不待者衣直之錢可持將去答言長者世尊制戒遮我捉錢長者報曰若如是者我寧不施不能以惡物惠人時諸苾芻竟無所獲捨之而去隨路而進至

室羅伐城諸苾芻見而告之曰善來善來具壽豈非汝等於安居處多得衣服云何著此麤破衣服而至此耶彼便答曰無衣可得苾芻曰仁在何處而作安居答曰在占波國又問依誰而住答曰某甲長者諸苾芻曰聞彼長者好施上衣豈不施耶答曰祇緣此故我不得衣苾芻問曰有何所以時彼苾芻具陳其事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諸有敬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歡喜欲施苾芻衣價我諸弟子情欲得衣我應作法令諸苾芻得無

廢闕告諸苾芻曰若有他施衣價欲須便受受已即作彼人物心而持畜之然諸苾芻應可求覓執事之人苾芻不知欲覓何人佛言應求寺家人或邬波索迦寺家人者謂是淨人邬波索迦者謂受三歸五戒應問彼云汝能爲我作施主不若言能者即作委寄此人而畜其物應使人持不應自捉時有苾芻向他方處作如是念我今至此未有施主起追悔心以事白佛佛言縱今遠去但令彼人命存已來常是施主時有苾芻未求得施主

他施與物苾芻疑惑不敢受之以事白佛佛
言應受受已持物對一苾芻作如是語具壽
存念我苾芻某甲得此不淨物我當持此不
淨之物換取淨財如是三說隨情受用勿致
疑心時有施主於邊隅處造寺施僧時時有
優一
賊來相驚怖彼諸苾芻空寺而去便有賊來
取寺家物佛言若僧伽物若窣覩波物所有
金銀錢寶等應牢藏舉方可移去佛言違藏
苾芻不知欲遣誰藏佛言若淨人若邬波索
迦今其藏舉彼藏舉者便偷其物佛言有深

信邬波索迦今其藏舉若無深信應使求寂
求寂若無苾芻自手應爲藏舉苾芻不知若
爲藏舉佛言應可穿坑不知使誰佛言應使
淨人若邬波索迦彼便偷物應令信者此若
無者應今求寂求寂若無應自穿掘賊去之
優二
後應可如前而取其物還與僧伽佛言知我
爲難所閑事者難去之後則不應行若當行
者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音釋